

英法西主義

· 國際知識叢書 ·



新啟蒙
書店版

574.107

2723

限期表

碼頭書局

一之書叢識知際國

英法西主義

著連德魯·英

譯力大郭



新華書店 上海經售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六月六日

GW1420/2

小序

序

這個譯本，是根據一九三五年出版的 W. A. Rudlin: *The Growth of Fascism in Great Britain* 一書譯的。原書，由經濟的背景，說明法西主義的產生和意義之後，會引述近數年來英國政治上經濟上的事蹟，指明英國國民政府成立以來的一切措施，皆有法西主義的目的。它還斷言，如英國資本主義在困境中的反動政策，竟遭遇強烈的反對，則在英國，法西主義的抬頭，殆為必然的結果。這種診斷，是正確的。讀完本書，我們對於近來世界政治經濟的動向，當可以得到一個有意義的複習了。

譯者一九三七年三月

中國
叢書
知識

日本對華投資的研究

(六月十日出版)

B E M E R 著
藍天照 合譯
賴亞力 實價國幣五角

誰都知道日本帝國主義的對華侵略，不僅是軍事的，政治的，而且是經濟的；後者還是推動侵略的主要動力。要明瞭日本向外發展的基本因素，以及日本內部財閥，政黨和法西斯軍閥間對華政策相互歧異的根本原因，不可不對於他們對華投資的實況加以密切的注意。本書是適應這一迫切的需要而編著，而翻譯，而出版的。編者既是專家，譯者又係名手，相信這書出版後定能引起國人的重大注意。

國
際
知
書
恐怖下的歐洲 (六月廿日出版)

美國 JOHN L SPIVAK 著 實價國幣七角
蕭琳譯

這是美國第一流「報告」文學作家斯比伐克 (JOHN. L. SPIVAK) 繼 GEORGIA NIGGAR 之後最新的作品，於一九三六年底在美國出版。作者是美國新羣衆週刊編輯之一，以半年之久，足跡遍歷歐洲諸國，用最靈敏的「報告文學」筆觸，寫成這本歐洲「現狀」的報告。由於作品的忠實，報告的詳盡，讀者可說是跟着每一篇，每一行句，不僅遊歷了一部份法西恐怖下的歐洲，且亦目覩了動亂下整個歐洲恐怖的現狀。實是「報告」在世界文學領域上最燦爛的成功。內容共分為意德波蘭捷克奧地利五國，分十五章，共十五萬言。看看這位前進的美國報告文學作家「考察現狀之後」，對於這五個世界現狀下特別值得注意的國家所帶給我們的是些什麼罷！

新書預告

英國法西主義

英•魯德連著
郭大力譯

日本對華投資的研究

雷米天照著
藍天照譯

恐怖下的歐洲

蕭比伐克著
斯比琳譯

東北義勇軍史話

雷丁著
高元萊著

中國民族解放運動講話

左石著
邵子南

世界和平的鎖鑰

高元萊著
邵子南

青生(小說)

吉爾波丁著
鐵弦譯

普式庚評傳

丁著
魏寧•寇萊譯

中間階級之危機

萊譯
宗魯•寇萊譯

大地的咆哮(劇本)

光未然著

上 海 市 蒙 啓 書 店 經 售

目 錄

目 錄

第一章 資本主義發展的終止.....	一—一七
第二章 法西斯的理論與資本家的實際.....	一八—三一
第三章 英國資本主義的衰落.....	三一—四三
第四章 英國的新經濟政策.....	四四—七二
第五章 英國民主政治的取消.....	七三—一〇五
第六章 反動的第二個階級.....	一〇六—一四四

第一章 資本主義發展的終止

正統的法西主義的兇焰，尚未襲擊到英國來。英國尚未有獨裁者。拿摩斯勒（Sir Oswald Mosley）和大陸方面的法西領袖比較，亦有許多不像，非常不像的地方。無論英國的法西主義者還是，或如摩斯勒爵士所說，已經不是「模倣冰淇淋賣者的黑衫小丑」，他們總還沒有利器，可以引起廣大的恐怖。沒有這種利器，任何法西斯黨亦不能說已有充分的準備。

這樣的考察，會使許多人寬慰。但若要憑此來推測英國政治的前途，這樣的考察，卻是沒有多大價值的。因為，摩斯勒固然不是希特勒（Hitler），也不是墨索里尼（Mussolini），但我們必須記着，當德國法西斯黨未抬頭時，它的領袖，亦不過奧地利一個壁畫家，很可憐的，拿書架充作黨的本部。當意大利法西斯黨未抬頭時，它的領袖，亦不過是意大利一個抱和平主義的社會主義者，一個

老兵士。現在英國的法西斯黨，固然不過在阿林比亞和海德公園扮小丑，離開法化英國的時期還遠得很，但我們又須記着：一九二二年魯登雋夫·希特勒（Linded-orff-Hetir）的暴動，亦不過是一次慘敗。

再從法西主義的外裝，轉過來說它的實質。那我們還更沒有寬慰的理由。

固然，英國的議會政治還沒有廢止，英國的工人，亦不是已經不能衛護他們的利益。在意大利，德意志，奧地利，自法西主義勝利之後，民主主義的原則已破壞盡了。在英國，是沒有到這個地步的。但是，自從國民政府在英國勝利以來，英國的政府過程，也顯然有一種趨勢，要離開議會統制的範圍，要限制自由言論和自由集會的機會，要嚴懲政治犯，並把失業法治安維持法等等，定為法律了。

當然，決不是說，英國國民政府，便是法西斯獨裁的政權；亦不是說，法西主義在英國，已經充分實現它的目的。這裏不過說，在大陸法西斯黨的政績和英國國民政府的政績之間，在種類上——不是在程度上——有一種類似。單有這種

類似，我們已經可以問一問，在民主主義的英國，有沒有法西主義的趨勢可尋。這種研究，必須由兩個主要的方向進行的。第一，我們必須知道，法西主義在什麼經濟的，政治的，社會的情狀下發展？第二，我們必須知道，這種情狀在英國存在（或似乎存在）的程度如何？

稍微認識歐洲戰後的歷史，便能說明在法西主義的勃興上，經濟的因素是怎樣重要。以百分之五一・七的多數而登台執政的希特勒，固以民族再生相預約，然亦同樣以經濟復興相預約。這個黨，以青年性，種族純潔性，部落舊神，無量財源相號召，但在四年前依然一敗塗地的黨，所以能在一九三一年驟然增加八倍的票是由世界恐慌和布魯寧餓餓法令造成的。和這個一躍成功的黨比較，意大利的法西斯黨是很失色的。但意大利的資本家，所以爭先恐後，把錢投到法西斯黨的錢櫃中來，亦是產業和平的預約和殖民地帝國的期望。這種期望比歐倫多（Oland）在凡爾賽哭求的期望，當然是更漂亮得多的。

法西主義的拾頭，就說不完全是經濟困窮的結果，也該說是由經濟困窮中發生的。但生產手段尚未私產的社會的經濟困窮，不會引起法西主義。私產制度已經實行但已經廢止的社會的經濟困窮，也不會引起法西主義。只有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困窮，是法西主義的適當的發育地點。因為只有資本主義社會，會在經濟的過剩之中發生經濟的不足。

資本主義的本質是生產手段的私有；並由這種私有，在利息，利潤，地租，賦稅的形態上，流出一種自由所得。（Free Income）這種所得，是一部分用在通常的或異常的生活上，一部分再投在生產手段上，由新的投資，獲取新的所得的。所以，資本主義是生產手段得有利的蓄積，生產問題得有效的解決的一種方法。

但資本主義這一個方法要成功，非在生產和消費之間維持平衡不可。以投資爲始又以投資爲終的循環過程，不僅須供給比較耐久的資本財，且須供給購買力，來購買資本財所生產的消費財。這個過程的節奏，全「體系」的平衡，乃繫

於一種累積的投資。這種投資，一方面購置益益耐久的資本財，他方面又分配一種益益增加的購買力，使消費財的益益增大的供給，得以售賣出去，再投資得以取得利潤。沒有購買力的增加和生產量的增加相比例，平衡就傾覆了；再投資的動機，就為賣也無利的情況所妨礙了。單有現在這樣的工廠設備已經生產過剩，以致於利潤不能實現，自然不會有人再利用新發展的技術和生產力。一方面有資本和生產能力的蓄積，他方面卻有貧困和失業的蓄積。

新發展的技術和生產力的不能利用，是現代資本主義最顯明的特色之一。以私產制度利潤制度為基礎的社會，一旦達到這個地步，它便不能在財產關係維持原狀的限度內，再在生產方面進步了。在生產異常增加，生產力更是異常增加的時候，世界恐慌發生了，有大量堆存的貨物不能售賣了，生產停滯了，三千萬人失業了。如果還要在生產方面推進，甚至要把原有的地盤維持，亦非設法供給新的有效需要不可。事實上，資本主義的歷史，亦大部分，是不斷搜尋新購買力和

新發展地盤記錄。當然，這種搜尋，在過去是極有成效的，但無論怎樣，此後的搜尋，總難望有多大的價值。世界的大部分及其市場，早在一九一四年，就為獨占的諸帝國所瓜分了；凡爾賽重行分配之後——中國除外——亦沒有留下多大再擴展的機會。事實上已經沒有新的地盤可以開發了；一個可能的大市場，又已經把它的背掉過來，向資本主義的世界。不但沒有新世界可以掠奪，舊世界亦開始在收縮了。

購買力的新源泉是不能發現了。代替的方法，似乎是發展舊的。但這個政策，無論在理論上說得怎樣娓娓動聽，又無論在美國怎樣被人推重，總不能在長期間內，與資本主義的經濟——無論是古典的資本主義經濟抑是現代的獨占的資本主義經濟——相調和。市場既不能吸收一個大生產機構的出品，則增加市場的購買力，無異提高生產的成本。因為，要使需要變成更『有效的』，產業家必須支付較高的工資，不然，便是使自由所得的受者，納較高率的賦稅，間接由國家津貼

消費者。這兩個方法，都有害於利潤的投資，結果不過使生產的活動力更低落。還在一個方，是任資本主義照常進行。在資本主義的古典時代，它總是這樣進行的。假今供給超過需要，以致發生顯然的不平衡，這種不平衡，當會把物價壓下來，使效率較小的生產者沒落。當國外已無新市場可以發現，自由所得的受者又尚不知用方法維持國內消費時，資本主義要恢復平衡，這個方法，本來是一個有效的方法。不過，資本主義的古典時代，早已過去了。戰後的世界，益益變成了獨佔的資本主義的世界。志在瞭解現狀而不在復述舊說的經濟學研究者，自須由『平衡分析』的研究，進一步，到獨佔價格的理論。他會注意到，自由貿易和自由市場的供求原則，已經過去；注意到，戰後資本主義是不安定的。暫時間，因得到美國的補助，它是『恢復』了，但旋即因有關稅，比例限制，津貼，賠款，債務之故，它又陷到恐慌中去了。祈求國家與大商業相合一的經濟國家主義實造成之。他又會看到，大獨佔事業每要維持——這種維持，大多數是成功的——獨佔價格

在一般價格水準之上，以對付世界的恐慌。並且，他還會下結論說，現代資本主義已經踏進這個階段，此後，它既不能像初期那樣，由規則的困窮，來糾正它的異常態，亦不能由新市場的繼續的營養，來恢復它的健康。

舊的救治法方法無能爲力了。然則，資本主義能夠怎麼辦呢？它能作它以前所作的。它能妨礙生產能力的進一步的發展：它能破壞財富；它能限制生產；它能容受永久的大規模的失業；它能反對各種國際主義；它能壓制贊成採用別種制度的人，使他們不能夠開口。一認識發展的時期已經終了，生產的進步，必致於犧牲私人的利潤，資本主義會選擇什麼，就成了不可避免的了。每一件威脅自由所得的事情，都是生產手段私有制度所不能容忍的。所以，如果它要維持它自身，它就只好犧牲生產力，走向有組織的沒落。

在恐慌的五年間，有組織的沒落，已經成了經濟過程上一個不可少的部分。小豬的屠殺，家畜和咖啡的燒毀，無數百萬畝棉田，麥田，菸草田的犁翻或放棄，

機械和造船廠的停閉——這種種辦法，都由狂想變爲日常見到的事情了。資本主義社會亦不復懷疑政府干涉政策破壞政策的明哲了。它漸漸習慣了沒落的空氣。

但是，這種習慣，是必須漸漸養成的。破壞的可能性很大，現在決還沒有到盡頭之境。如果要爲利潤而犧牲生產力，單停止機械還是不夠的。在機械還在的時候，它總歸是一個威脅。生產既然是私人的，企業既然是個人的，它自然隨時有生產過多財富的危險。爲要防止這種災害的再生，有人設法要妨礙機械的使用和發明的進步。在從前，人們祇攻擊生產力。現在，他們又進而攻擊機械的觀念和科學了。無怪卡約(M. Joseph Caillaud)柏西(Lord Eustace Dercy)之流的政客，在失業問題和財富過剩問題之前，會斷言機械對於人類是一種大危險，或斷言人類必須從發明(可以突然增加人類生產能力的發明)的虐待之下，解放。卡約的責難，是財政的，柏西的責難，是神祕的。像卡約一樣，解決的方法，是由國家限制發明；像柏西一樣，解決的方法，便是復返於未有機械以前的時代，倒回

來使用簡單的手工。

十九世紀的理想，自命能漸漸解決生產的各種問題。這個理想，已經一個廣闊的範圍，為資本家的社會的排斥了。資本主義，在進展到一定的限度之後，便打算有秩序的退卻。一個已向後退不得不放棄原陣地的軍隊，是一點進取的精神也沒有的。進取的精神，在此際，等於是批評上官的命令，故被斥為危險了。總之，敗北，包括一切進步（經濟的或者別方面的）觀念的放棄。這種觀念，和被動地有秩序地承認敗北的態度，是水火不能相容的。自由的科學，理性力的信仰，自由的社會發展——這種種，在資本主義發展時期，原是有位置的。但這個寶貴的時期是過去了，其理想是被反對了。不僅相沿反對科學的人否定科學，即科學的領袖亦在否定科學。他們匆匆地宣佈，在宗教面前，科學是要低頭的。他們又為民衆的教育，證明科學沒有能力可以窮究宇宙之謎。

自由的科學被遺棄了，為相同的理由，自由的政治亦被遺棄了。科學進步乃